箋註蒙求校本

中

萩原書
453
1
圖書館

故文字典籍谷五郎氏之所持本

佐二水玷標疏

標題徐狀

補注蒙求校本卷中

岡白駒箋註

顧愷冊青

谷永等札

前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爲五侯上客（元后傳云成帝）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上疏樓護皆見信用）永於經書汎爲疏達與舅王氏兄弟五人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長言其見信用也谷永所議論）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治浹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終大司農護宇君卿少隨父爲盭出入貴戚家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不相經過也）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爲人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者皆竦（竦懼自申束）仕至廣漢太守王莽專政召爲前輝光（師古云王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丞烈以護爲之）西

列傳五十五

成帝之母元后兄弟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河平二年同日賜爵關內侯（札舌叶疏通也洽浹潤澤周徧也劉向子劉歆楊雄草玄上卷三十九葉京房推律四十葉驩與歡同竦敬）

分三輔置前後兩郡護為郡尹

廣諸也蕃蕃之類交阯所生者丈餘甚甘

寫真圖特妙

武陵王元帝子

怒本傳作恕是

各府之召皆不就譙國屬吳郡

士死叶

阮咸字仲容仲容

青雲上卷二十葉

晉書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伶人樂工也晞怒引其兄述述欣然擁琴而往後累召不起逵後不仕竟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靖潔也入太平山十餘年召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阮宣杖頭

畢卓甕下

晉書阮脩字宣子咸從子也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任不修人事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而不肯顧家無儲石之儲晏如也儲石解見于楊雄草玄下與兄弟

京雜記曰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鮭煮魚煎肉曰鮭鮭與胜同煎和之名世盛稱五侯鮭以為奇味焉

晉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好諧謔人多愛狎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嘗以一厨畫厨櫥也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所珍惜者玄發其厨後竊其畫而緘閉如舊還之紹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其矜伐過實矜自負也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初在桓溫府嘗云愷之有三絶絶超越也才絶畫絶癡絶終散騎常侍

戴逵破琴

謝敷應星

阜大陵又山無石者　王衍風鑒上卷二十七葉　名士納錢於裘要敦之女慕阮脩者求納錢於修嫁女而修不肯要故不得為婿　洗馬箋註又詳于四十六葉馬安四至條

全上

同志常自得於林阜間王衍與脩談易言寡旨暢衍歎服

焉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

入錢者皆一時名士也　時慕之者舉此求入錢而不得後為太子洗馬洗本作先　避亂爲賊所害

晉畢卓字茂世新蔡鯛陽人少希放達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常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蟹大足在蟹首上如鉞者拍浮酒舩中便足了一生矣過江爲溫嶠長史

孟宗寄鮓

文伯羞鼈

魯語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魯大夫以露睹父爲客

睹父魯大夫客實也羞進也鼈小焉羞進也睹父怒怒鼈小也相延食延進也衆相進以食鼈辭曰辭

之毋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季悼子也曰祭養尸饗養上賓祭祀尊養尸饗宴養上賓鼈於何有於鼈何有易得鮮貴不擇大者而使夫人怒也

遂逐之逐出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辭請也

吳錄孟仁字恭武新刻本作武恭誤也本名宗避孫皓字易焉江夏人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蓐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除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以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吳縣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未以寄母母嘗不先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

吳志孫皓傳注亦載

文伯亦魯大夫長而之長上聲死鼈非可長而曰使鼈長即恚忿之言非以小易大之謂

文伯之母敬姜敬姜猶續下卷六十七葉　先子穆伯

吳錄吳張勃撰孫皓字元宗

諸生慕孟宗德就締交謂之致客

貧生不齎蔴被故就孟宗共卧同氣同類謂諸生

先賢傳作者見孫敬閉戶疏

王莽之姑王皇后生成帝傅昭儀生

共王上寢疾共王母子常在左右上又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故皇后太子皆憂孟康曰以青蒲為席服虔曰以青緣蒲席曰皇太子曰定陶王是名號也百姓皆知適長既立為太子無離畔之心故曰繫動搖謂廢太子議指問尚書事劉曰臣子宜屬下句玷按本傳愛幸上有雅素二字愛幸下今者二字宜從劉說宜帝愛嫡孫欲傳天下

荀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所感仕孫皓至司空

史丹青蒲　張湛白馬

前漢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元帝即位為侍中時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上寢疾皇后太子皆憂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病有間獨寢時直入臥內伏青蒲上應劭云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湣立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感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太子由是為

詳者當言而言不隱諱回護也扶風三輔之一至於京兆馮翊以湛為儀表表者測景之木陳其失而諫后郭昌女建武二年立為皇后後寵稍衰十七年遂廢大夫下畧文大司徒戴涉被誅帝強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仕

介特立也

嗣成帝立累遷左將軍

後漢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幽室必修整遇妻子若嚴君後漢書注易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在鄉黨詳言正色也詳審三輔以為儀表注儀法也人或謂湛為偽詐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建武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輒陳諫常乘白馬上每見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及郭后廢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帝強起之為大司徒湛自陳疾篤遂罷

隱之感鄰　王脩輟社

晉書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標表也弱冠而介立有清操年十餘丁父憂丁當也喪曰憂居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

銓亦衡也亦量也莊子銓才註銓量人物吏部量人材而任用故名銓衡之職　筋直據反與箸同

黷謂貪貨財汚潔操　懷千金之欲

太祖曹操破袁譚於南皮詳上卷三十葉毛玠公方疏

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其哭輟餐投箸爲之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曰銓衡任吏部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居清顯之候

後刺史多黷貨黷握持也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爲刺史州所以受印環也

魏志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喪母以社日以立春後五戊爲春社立秋後五戊爲秋社鄉人祀之爲五谷之神其名曰社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鄉里爲之罷社後太祖破南皮閔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爲司空掾遷

温嶠字大眞大眞王臺十五葉郗鑒吐甫下卷六十四葉輔之字彥國彥國吐屑十四葉阮孚蠟屐四十八葉

人所不欲忍能施己所不欲受能容

魏都太守爲治抑強扶弱百姓稱之

阮放八雋　江泉四凶

晉書羊曼字延祖少知名歷晉陵大守任達頹縱頹靡放縱好飲酒温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士東晉名士時州里稱阮放爲宏伯宏大也言思量宏大伯長也謂爲之長無尚焉之稱郗鑒爲方伯方正也胡毋輔之爲達伯達不拘小節也卞壼爲裁伯裁裁度事理也蔡謨爲朗伯朗明也高朗阮孚爲誕伯誕放誕也劉綏爲委伯委委曲也而曼爲黯伯黯無所顏氏家訓云黯當作黮黮無所不容之意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也儁古俊字通作雋左傳所謂八元八愷是也

羊曼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笨粗率也散騎郎張嶷以狡妄

敢既出管寧割席注司徒官名爲者位階

方正篇

陳寔既出荀陳德星注又陳寔遺盜下卷八葉 宗人謂宗族

爲猶伯狄猶猶也而馴狼戾爲琐伯狼不聽從也縲縲委曲曰琐蓋擬古之四凶也

華歆忤旨 陳群慙容

華嶠譜序曰文帝受禪魏文帝朝臣並受爵位歆形色忤旨徒爲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群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群后莫不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初文帝即王位拜華歆相國群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帝大悅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明帝時進拜太尉

世說曰文帝受禪陳群有慙容陳群字長文潁川許昌人初群爲兒時祖父寔常奇異之謂宗人進司空錄尚書事初群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矣博物志曰大丘長陳寔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泰四世於漢魏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爲之語曰公慙卿公司空也卿鴻臚卿也卿慙長長大丘長也言羣不及紀紀不及寔也慙或作慚

陳泰挂壁下卷六十五葉

疎亦通也謂不拘滯徭役也課稅也

王濬懸刀 丁固生松

晉書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博涉墳典疎通亮達亮明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引去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復音福漢法免租賦科役曰復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意甚惡之主簿李毅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稱太守縣令皆曰明府

艦四方施板以禦矢者

順江水之流

果遷益州刺史後再刺史益州武帝謀伐吳詔濬脩舟艦（艦戰船也）乃作大船連舫（舫兩船也）以木爲城起樓櫓畫鷁首（鷁大鳥之名）怪獸於船首（鷁大鳥之名）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拜龍驤將軍監軍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戚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刺史府君）無愛死也濬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降濬解縛受璧焚櫬（櫬棺也降者必面縛舍璧與櫬送于京師）以功封襄陽縣侯累轉撫軍大將軍卒謚武

吳志丁固仕孫皓爲司徒吳書曰初固爲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爲公乎卒如夢焉（吳寶鼎三年二月丁固爲司徒正十八歲矣）

姜維膽斗　盧植音鐘

鄧艾見下　舉與同字　太初日月上卷三十四葉

蜀志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與費禕共錄尚書事加督中外軍事遷大將軍擊勒戎馬出戰屢爲魏將鄧艾所破及後主降（後主降于魏）維投戈放甲詣鎮西將軍鍾會（後主已降遣使敕維令降於鍾會）會厚待之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吾每與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諸葛誕字公休夏侯玄字太初）會既構鄧艾（附會陰懷異圖維心知之欲構成禍亂圖克復繆勤之由牧是情好相讒會所憚惟艾艾就檻車徵故謂維等其情自稱益州牧）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爲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後漢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音聲如鐘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後漢書注後之從姪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

温嶠出十四葉
劉惔字眞長眞長望月下卷四十五葉

爽清快也

孫權字仲謀晉宣狼顧上卷十九葉
南康猶憐同四十一葉

敬之學終辭歸閭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靈帝時爲尚書

桓温 奇骨 鄧艾 大志

晉書桓温字元子譙國龍亢人生未朞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父彝以嶠所賞故名之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後必顯達矣將易吾姓也名温豪爽有風槩風格節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七黒子作七星文少與劉惔善惔嘗曰温眼如紫石稜紫石英其色淡紫其質瑩徹隨大小皆五稜髭作蝟毛磔磔蝟似鼠毛有刺磔張開也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終大司馬南郡公

魏志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少家貧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尚書郎時欲廣田

楊震上卷再出

主簿之類總稱外曹有東西曹見上卷二十九葉毛玠公方等

外曹之事 記數

資食之資謂財用

建議之建

滅賊詳說本作減賊賊誤魏謂吳蜀爲賊 資訓助

畜穀爲滅賊資給也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灌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後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絓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累遷征西將軍征蜀大破之劉禪降後主劉禪以勲進太尉鍾會忌其威名構成其事遂見害構成讒事也

楊修 捷對 羅友 默記

後漢楊修字德祖太尉震玄孫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曹治局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弃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操於此迴師脩之幾決多有此類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爲答

通爲順次　因有過失之事殺之　漢安二年上虞曹盱溺水孝女曹娥年十四號慕自投江死抱父屍浮元嘉元年度尚改葬立碑使淳子禮作文碑背八字蔡邕稱子禮文所題也

欲乞食世說作往乞餘食　宣武桓溫　按察也驗也　果果樹木雜木

漢武定郊祀之禮　樂立樂府　文選註　慨慷歎也　名義考云儀狀女名　以言語爲信人自敦朴以書契爲證心乃生詐　弃耕作之業去本也務商賈之事趨末也　其里有樗樹故爲號　崔浩云滑讀爲猾酒器言出口成章不竭若滑讀之吐酒一說猶俳諧也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　唯有杜康　注謂杜康古之造酒者　呂氏春秋曰儀狄造酒　淮南子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許慎曰蒼頡始視鳥跡之文造書契則詐僞萌生去本趨末弃耕作之業　務雖刀之利　雖刀之利小言小利　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文書所効故夜哭也　舊云龍潛藏未詳所出

樗里智囊　邊韶部經笥

史記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　滑稽多智　鄒誕云滑亂也稽同也辯捷之言能亂同　異也秦人號曰智囊　秦武王立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　疾卒葬渭南章臺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

記敕守舍兒　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　廉之知狀　廉察問也　忌脩後因事殺之　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　令脩解　脩曰黃絹色絲絕字　幼婦少女也　少女妙字　外孫女子　女子好字　虀臼受辛　虀擣辛物爲之　受辛辢字　操曰一如朕意　俗云有智無智校三十里　世說云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常伺人祠欲乞食了無作容爲人強記　從桓宣武伐蜀按行蜀城道陌果木皆默記之後宣武集蜀道事亦有遺忘皆名列之坐者歎伏

杜康造酒　蒼頡制字

魏武帝樂府短歌行曰　長歌行短歌行皆大率言下人壽命長短分定不可妄求但當中及時爲上

鄙里叶

先便眠叶　字笥
事意記叶

東觀亦曰蓬觀後漢時圖書在此觀

叔孫制禮上卷二十三葉　科斗蝦蟇之子古以漆書簡故頭圓大而尾細类似科斗形

辯辯幽堙也嶺曰室叶　三千年前設滕公之棺天之

所為　奉車為沛公御車也按史記嬰自初為僕御車五有功五進爵轉為滕公註徐廣曰滕令也公字定稱耳沛公立為帝封汝陰侯事景帝吕后文帝常為太僕

婚義云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注酌而無酬酢曰醮

巴峽巫峽黃牛峽
我隨果叶

諺曰。力不則任鄙。智不則樏里。任鄙秦力士也

後漢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貌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經書之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朝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便便腹滿肥

桓帝時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滕公佳城　王果石崖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蹏不肯前。蹏踶蹏不伸也。以足跑地。久之。獸前足掊跑地曰跑。滕公使士卒堀馬所跑地八三尺所。得石槨。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滕公即前漢夏侯嬰。官至太僕。初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

神怪志。將軍王果為益州太守。路經三峽。蜀楚之交山有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無斷處。舟中望見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懸在半崖。似棺槨。問舊行人。皆云已久。果使人懸崖就視。乃一棺也。骸骨存焉。有石誌云三百年後水漂我。欲及長江垂欲隨欲將也。欲簉不簉。遇王果。果見銘愴然曰。數百年前知我名。如何舍去。因留為營斂瘞埋。設祭而去。

買妻恥醮　澤室犯齋

前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也。樵柴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羞

本傳相隨下云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

載衣食具曰重車

邑子猶邑人

富貴二句本項羽語

望字義見上卷三葉 後漢百官志云武帝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世祖中興皆省唯廷尉及洛陽有詔獄諸訓和合優諧妻齋叶泥亦叶

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師古云女讀曰汝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即聽去後數歲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師古云買臣充卒將車至長安詣闕上書待詔公車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武帝說之拜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妻自經死羞黮自慙嫁曰再黮再買臣乞其夫錢令葬與亦曰乞悉召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後漢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顯宗時爲司徒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後爲太常清潔脩行盡敬宗廟嘗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謝罪漢時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皆有詔獄蓋奉詔以鞫囚因以爲名當世疑其詭激過直激時人爲語曰生世不諧黮偶也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後數爲三老五更漢官儀於齋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泥蟲名醉者似之

馬后太練 孟光荊釵

後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年十歲幹理家事同成人嘗久疾大夫人令筮筮者曰此女雖久疾後當大貴兆不可言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爲此女稱臣後選入宮顯宗即位以爲貴人時賈氏生肅宗帝命令養之謂女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子之不至耳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云后盡心撫育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情

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知五行更代之事者鄭玄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更事致仕者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孝弟於天下後漢書註引漢官儀 杜詩註云南海有虫無骨名曰泥在水則活失水則如泥然玷敝虫以如泥名泥則醉如泥之泥不必假虫而比 伏波標柱上卷七葉明帝后謚德幹枝葉所附而立故能堪事謂之幹選入太子宮

天至天然至渥 間離隙 秋取秋成之義 皇太后顯宗母陰皇后 闈宮中小門 董生下帷二十葉其書閒舉玉杯竹林番露清明等

對謂夫 褐毛布賤者之服 師古曰綺今細綾縞繒之精白者 詳說云本傳無荊釵字韻瑞活法等皆言布衣荊釵操作而前言用荊棘為釵下二

天至。天然至渥。慈愛。無纖介之間。後漢書注、纖、細也、有司奏立長秋宮。注皇后所居宮也、請立之皇后不敢指言以宮稱也、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爲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注周官、周禮也、常衣大練。注大練、大帛也、謂厚繒、裙不加緣。裙、下裳也、後漢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答、應也、妻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綺繡傅粉墨。豈所願哉。妻曰。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束髮如髻椎頭、著布衣。操作而前。操、炊汲具、鴻大喜曰。眞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乃共入霸陵山中。

顏叔秉燭　宋弘不諧

毛公詩傳曰。小雅伯傳　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人婺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雖執燭不可說、魯鄰人之女子。閉戸而不納。曰。吾聞之。男女不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人婺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其間居、雜居也、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不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亂。曰嫗或作貙、以氣曰貙、以體曰嫗、不逮門名、逮一作逮、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於是家語作魯人

鄰人之人當作之

正義云初執燭次燃薪薪盡乃抽取屋草

間居一作同居

柳下直道上卷六十二葉

師古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即著黃帽

本傳云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

評林云通何者而責以薦達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薦士

徼遮也

後漢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光武即位。爲大司空。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弘封侯。租。祿地之入。奉俸通。秩祿也。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所推進賢士桓梁三十餘人。馮翊桓梁等。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後漢書注。及猶繼也。

鄧通銅山　郭況金穴

前漢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濯船爲黃頭郎。師古云。濯讀曰濯。濯船能持櫂行船也。刺船之郎曰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尻而居。華帶之下處也。覺而之漸臺。師古云。未央殿西南有漸臺。以夢中陰目求之。師古云。黙而視之。求所夢者。見通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帝悅尊幸之。賞賜鉅萬以十數。師古云。每一賜輒鉅萬。如此者十數。官至上大夫。然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謹身媚上而已。上使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上嘗病癰。通爲上嗽吮之。嗽亦吮也。上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使齰癰。師古云。齰齧齶也。齶出其膿血也。太子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齰之。太子慙。遂是心恨通。景帝立。通免。家居。人告通盜出徼外鑄錢。犯禁出曰盜出徼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下吏驗問盡沒入之竟寄死人家。

後漢郭況。眞定槀人。光武郭皇后弟。帝善況小心謹愼。年

標點續資治通鑑附校勘記 卷之中

輻湊共載故謂聚會爲輻湊

親之曰恩尊之曰禮

群從兄弟

東觀漢記漢劉珍劉駒等撰

始十六拜黃門侍郎以后弟貴重賓客輻湊況謙恭下士頗得聲譽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繒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爲金穴顯宗即位數受賞賜恩禮俱渥終特進

秦彭攀轅 侯霸臥轍

後漢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爲賴川太守與群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爲賴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幸賴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東觀漢記曰彭去任老幼攀轅號泣

後漢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王莽末爲淮平太尹王莽改太守曰太尹政理有能

孟子傳附之

更始事見四十五葉劉玄刮席注

禮器云東帛加璧尊德也

鄒衍降霜上卷三十一葉行之所作十餘萬言閎大不經奭脩飾之若彫鏤龍文其文雖具備難施於實用

晏嬰脫粟上卷三十二葉

標點續資治通鑑附校勘記 卷之中

名及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

淳于炙輠 彥國吐屑

史記淳于髡齊人博聞强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然而承意觀色爲務見梁惠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二十四兩曰鎰終身不仕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徐廣云鄒衍之術迂大言天事故曰談天奭鄒奭修衍之文飾文具難施故曰雕龍炙轂過髡劉向別錄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髡智不盡如炙輠也衍奭謂二騶晉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知人之鑒性嗜酒

母音無縱　任達放　澄敦行前後數見庾斆醨情下卷二十葉

四間為族邦舉達族舉近

秦氏曰婚禮侍兒以紗扇敲新婦徹扇曰披扇無侍兒者乃自披扇玷披無侍兒則有物挾扇故以手披之秦氏又曰桓溫婦斤其夫為老奴猶可

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斆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領袖解見于前元帝時為湘州刺史

太眞王臺　武子金埒

晉書溫嶠字太眞太原祈人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邦族邦族也名族也成帝時為驃騎將軍始安郡公世說曰嶠喪婦從姑劉氏家從姑父之從父姊妹劉其夫姓經亂離散唯有一女劉氏甚有姿慧姑屬公覓婚公有自婚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如嶠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是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後少日公報姑云已得婚處門地婿身盡不減嶠因下王鏡臺一枚姑大喜既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手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王鏡臺是公

怨此是新婦老奴其夫恐記者之詞

劉琨字越石慜帝建康二年嶠為劉琨假前鋒討聰聰匈奴之後其先以漢甥冒姓劉父淵因亂起兵于左國城建國號曰漢淵死聰弒兄和嗣業嶠楷見上卷　王食洪範宇

呂氏春秋秦呂不韋撰二人共孔子弟子

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晉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少有逸才風姿英爽風采貌氣

盖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人和嶠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起家拜中書郎遷侍中坐免官坐事免官乃移第北邙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築短垣繞之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

巫馬戴星　宓賤彈琴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不寧居於家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人者故勞任力者故逸

風俗通漢應劭撰
介芥同

承塵簽既見張氏銅鈎注

雷義再出

長安東都城北頭第一門

郝廉留錢　雷義送金

風俗通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拔一錢井中

後漢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爲郡功曹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葬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乃以付縣曹後拜侍御史除南頓令

逢前挂冠　胡昭投簪

後漢逢前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宇之子名前謂友人曰三綱絕矣後漢書注三綱君臣夫婦父子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崩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盆注盆也哭於市曰新乎新乎注莽爲新都侯及篡號新室故哭因逐潛藏後光武徵不起

魏志胡昭字孔明潁川人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出出仕也處家居也免卒雅尚所崇尚雅尚平素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愛之建安末民孫狼等叛亂自相約言胡居士賢者居士道藝處士之稱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川緣邊地賴昭威無怵惕後公車特徵公車解見于羊祜識環下會卒擊虜作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跡

王喬雙鳧　華佗五禽

後漢王喬河東人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詣臺

曹操爲漢丞相

非素雅之雅乃雅俗之雅操不以威權而屈辱昭是尊德之義

建安獻帝年號詳說部界也落居也一川萬夫四縣川周其外之說是也箋似忘轉陸渾摯仲辭輪上卷二十九葉

常自下脫縣字自縣詣臺也

葉縣廳堂前西土棺自古至今清朝皆卧棺不與本朝坐棺同故曰寢其中

劑者藥品合和之名

朝顯宗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自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羅罟也但得一雙舄焉後天下玉棺於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塋於城東百姓爲立廟號葱君祠

後漢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善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水澣傳所謂蒙汗藥之類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間平復爲人性惡且恥以醫見業曹操累書呼之數期不反初佗就曹操求還取方操大已歸家因託妻疾不反竟殺之

怒使人察之知妻詐疾竟殺之廣陵吳普從佗學佗謂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能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鴟顧身不動而迴顧也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除病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程邈隸書 史籀大篆

前漢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壁中古文異體又曰秦時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趣省易趣向也施之於徒隸也所以名隸也

書史籀篇故名史籀篇

骨節屈伸之機關爲宄名者非魯頌曰永錫難老易曰田有禽前驅失三禽皆謂獸利蹏足謂善走

怡猶快 傷寒論有温粉粉之語註家或以爲米粉或以爲天瓜粉其說紛紛

古者軍行有徇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治所為徇府　杜或作郣　說文秦焚先典廢古文用八體　小篆李斯去大篆二分取八分故亦曰八分刻符傳券所用蟲書蟲鳥之形施於幡信署書門題所用及書銘於戈戟衛瓘見上卷十六葉及三十葉　王湛叔父濟叔不凝六十五葉

晉衛恒善草隸書為字勢曰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異世謂之籀書或曰秦時下杜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幽繫雲陽十年（幽囚也）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六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隸今之眞書也）行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恒字巨山為黃門郎與父瓘同遇害

王承魚盜　丙吉牛喘

晉書王承字安期汝南內史湛之子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推窮詰也言執法者推按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夜犯行禁）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竄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竄越苦耕稼曰何為可免此苦友曰不如學也）三十年可以逆矣越曰請以十五年人將休吾不敢臥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渡江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衆咸親愛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

竄越事見呂氏春秋　鎮東將軍之幕府　導玠顗亮前後互見

武帝征和元年巫蠱起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埋木人祭之武帝夢木人數千來擊驚悟遂病江充因為妖蠱後宮及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太子不能自明捕充斬之發兵與丞相軍戰敗亡自縊死初衛后生太子號衛太子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進進納王夫人生皇曾孫詢是為

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以下皆遇害帝繼統下獄不知巫蠱故曰坐衛太子事因上計有罪者之獄此時巫蠱連累收繫者衆故曾孫寄在此獄本傳云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不納曰皇孫在他人亡辜死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帝亦悟曰天使之也按衛太子死後帝知其無罪族江充故聞吉言感悟遭遇

謂升大位帷裳亦名童容上有蓋四傍垂下以爲飾

中平元年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桂天將軍

民離散則田宅荒蕪蠲復共訓除曉反飯叶

建武光武帝年號故事國家舊典

明卿延平叶

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

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初吉爲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巫蠱師爲蠱祝詛人術詳漢書師古云郡邸獄時繫故曾孫繫郡邸獄時宣帝生

者內謁者令到獄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之乃劾奏吉上寢病爲天命

因赦天下郡邸獄賴吉得生恩及四海謂赦天下曾孫病吉視

遇甚有恩惠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

恩後上問知吉有舊恩不言大賢之制詔封博陽侯

賈琮褒帷　郭賀露冕

後漢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爲冀州刺史舊典

傳車驂駕傳車驛遽也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文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車褰之百城聞風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

解印綬去初交阯屯兵交有司舉琮爲刺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民不聊生不能自活故聚爲盜賊琮乃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繕復徭役復音百姓以安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言盡於民事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

後漢郭賀字喬卿雒陽人建武中爲尚書令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後漢書注三公服衮冕六卷龍黼黻蓋裳之文也黼之文若斧

言蒙以木為之、旒、冕前後垂玉也、天子十二旒、上公九旒、救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華陽國志曰、明帝賜三公、服、救以彰有德所謂露冕、蓋此新刻本作露冕不成義、諸行部去襜帷、露冕、使百姓見之、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拜河南尹以清靜稱

馮媛當熊　班女辭輦

前漢元帝馮昭儀左將軍奉世女平帝祖母也拜倢伃內寵與傅昭儀等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佚佚與逸同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倢伃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上嗟嘆倍敬重焉

前漢成帝班倢伃越騎校尉況之女帝游後庭嘗欲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張晏云、楚王好田獵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今有班倢伃後趙飛燕譖告許皇后與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上上考問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曰祝詛主上是不臣也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

王充閱市　董生下帷

後漢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仕郡為功曹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

飛燕體輕五十九葉

挾媚道謂挾求媚之道於心中也

本政

笑言蒙次本左

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辟爲從事轉
治中自免還家肅宗詔公車徵不行公車解見前
前漢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師古云雖有園圃不窺視之言專學也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時舉賢良對策爲江都相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正王敬重焉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云謂之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之類是也行之得所欲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希世用事師古云希與也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
嫉之乃言之於上獨仲舒可使相膠西以相膠西王王亦帝兄尤縱
恣乃相兩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
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不問家產業以修學
魏志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尚金鄉公主曹操女爲吏部尚
書駙馬都尉世說曰平叔美姿面至白明帝疑其傅粉夏
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
晉杜乂字弘治成恭皇后父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
江左王羲之目之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
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仕爲丹陽丞

魏其侯竇嬰
武安侯田蚡
本傳隆儒下有矣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字一截百字一截推推尊也推明抑黜二句屬朝廷不屬對冊文
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以壽終家徙茂陵子及孫皆至大官

平叔傅粉　弘治凝脂

湯餅者麵也
乂預之曾孫
成帝后謚恭
羲之婿玠已出

續齊諧記 梁吳均撰

納巾箱

寶令聞脫曰字

哀帝平帝

楊震關西上卷二葉秉去三惑同六十二葉賜彪蒙求中不載彪子修楊修捷對見前

石虎石勒從子勒見上卷二十八葉

楊寶黃雀 毛寶白龜

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寶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三事公也四枚象四世寶哀平世隱居教授王莽徵之遂逃遁光武高其節公車特徵不到子震安帝時爲太尉震子秉桓帝時爲太尉秉子賜靈帝時爲太尉賜子彪獻帝時爲太尉魏文帝時復爲太尉德業相繼

晉毛寶字碩眞榮陽陽武人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虎遣一萬騎攻之城陷寶

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隨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新刻本考例曰萬曆刊本此題作楊生黃雀毛子白龜以避寶重益後人所改雖不可必從似有其理愚按養龜者非毛寶矣其軍人也何得題毛寶白龜而亢當上耳

宿瘤採桑 漆室憂葵

古列女傳齊閔王之后頸有大瘤號曰宿瘤在父母家號宿瘤女宿八宿疾也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問曰寡人出遊百姓無少長皆來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教猶也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蠶之不二不二心也予之不忘中心謂何不忘

閔王弒子襄王立又有破環之后可謂闕徽音矣閔王遇弒事詳上卷四十六葉

中心言守也謂猶為也此外又為何宿瘤何傷王大悅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父母在內使妾不用之王大慙遣歸使使者奉禮加金百鎰徃聘贈之父母驚惶欲洗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變容更服不見識也於是如故隨使者至閔王以為后出令毋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衣不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韓魏懼秦楚宿瘤有力焉及死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弒於外

古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耶女曰吾豈為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鄰婦笑曰此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女奔隨人亡其家

倩吾兄行追之暫雇使令曰倩客鄰女雖非吾事終與吾也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漸洳水浸不濕之地也河潤之憂延及衆庶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猶安所逃乎居三年魯果內亂齊楚又連有寇男子戰鬬婦人轉輸不得息

韋賢滿籯　夏侯拾芥

前漢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宣帝時為丞相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加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少子玄成字少翁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籯箱之屬不如一經玄成相

韋賢前或免職或歿官或遇誅

有河之經流則支流所潤九里九里之外漸洳所及又三百步

籯竹器受三四斗盛漁具籯經叶

其心守正其容無儀

太后昭帝后公金印紫綬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青紫謂印綬之色紫爲公服始于北魏及隋師古失考周顗所謂取金印如斗大遼略同馬端臨據此亦謂隋前服紫非子雲紂青拖紫別有說咸見上卷二十葉廢頓謂不得薦達

元帝十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

前漢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爲人質朴守正簡易

亡威儀宣帝時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師古云若今義疏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初勝授太后尚書故賜錢二百萬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師古云青紫卿大夫之服地芥草芥也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阮簡曠達 袁耽俊邁

舊注引竹林七賢論曰阮簡咸之從子亦以曠達自居阮咸任達故曰亦

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簡食之以致清議鄉論曰清議評爲犯禮晉袁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少有才氣倜儻不羈倜儻不羈解見

資貨也産田産也于王珣短簿郤詵一枝下爲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于博徒資産俱盡尚有負進賭博之財曰進思自報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在艱喪也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俄頃十萬一賭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馬局上所陳子投者殿所以進止者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如此仕爲從事中郎

蘇武持節 鄭衆不拜

前漢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單于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云窖舊本作窌今俗本作窖窖中之窖而空者也衆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云羝牡羊也生子曰乳

旃氈同窖中所坐毛席

不知計之所出變衰服着古服布帽裘帽博徒謂博爲袞彥道蓋當時隱語一說不能作彥道之妙手段擲地世說作擲對人世說云陳郡袁耽俊邁多能標題本諸此

師古曰羝不當產乳若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今按散文不必拘牝牡故下文曰牧羊　本傳云常惠請守者得夜見漢使云云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

未央宮中麒麟閣所圖十一人詳于上卷二十七葉充國自贊疏永平明帝年號

扱刀示自殺誓不拜

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昭帝立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言常惠武之官屬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在某澤中由是得還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百畝爲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至宣帝時以武著節老臣今朝朔望號稱祭酒年八十餘卒後圖畫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後漢鄭衆字仲師河南開封人精力於學知名於世永平初以明經給事中八年遣衆持節使匈奴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扱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後復遣衆衆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

單于服罨衷

持大漢節對罨衷獨拜帝不聽衆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復召爲軍司馬終大司農

郭巨將坑　董永自賣

舊注引孝子傳云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二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釜與鬴同量也按考工記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容六斗四升其脣一寸容四升其耳三寸容一升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舊注云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雇役於人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陰樹下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一萬

平原君評于六十葉趙勝謝慶注本傳云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子光省文誤存請字求賞賜於平原君

約賣身爲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婦人姿容端美求爲永妻永與俱詣主人令永妻織縑三百匹放汝夫妻乃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遂放之相隨至舊相遇處辭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搜神記云、織女生一子一曰仲、仲舒即是也、錄異記所謂仲舒

仲連蹈海　范蠡泛湖

史記。魯仲連齊人。好奇偉俶儻之畫策。不肯仕宦。游於趙。會秦圍邯鄲而魏使新垣衍復姓、名衍、欲令趙尊秦昭王爲帝。仲連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魏都大梁故亦稱梁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請爲紹介見衍。索隱云、紹、介猶媒介也、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今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

鮑焦見莊子焦死激世趨利者非為一身仲連留趙不去亦非為一身

索隱云鴟夷盛酒革囊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

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韓詩外傳云、鮑焦、周介士也、節行非世、廉深而守、採樵拾橡充食、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汚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焦遂抱木立死、從頌與從容同、爲不能寬容而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不知焦之意、恥居濁世、非爲一身、自喻已留趙不去、非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索隱云、秦法以戰勝斬首多爲上功、每賜爵一級、故爲首功之國、權使其士。虜使其民。索隱云、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彼卽爲帝。則連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爲之民也。於是衍不敢復言。帝秦。平原君欲封之。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史記。范蠡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戮與勠通、并力也、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適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隱

孫敬再出

耕于海畔父子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正義云間行行間道也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可以致富自謂陶朱公居無何致貲累巨萬巨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老死于陶

文寶緝柳　温舒截蒲

楚國先賢傳孫文寶孫敬字魏文帝立大學於洛陽安止毋然後八學編楊柳爲簡以寫經前漢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爲里監門使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小簡曰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山邑縣名

宣帝時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伯道無兒　嵇紹不孤

晉書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爲河東太守沒于石勒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掠奪取也步走擔其兒及妻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子曰息理不可絶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身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朝棄而暮及所棄子追及於父母明日繫之於樹而去弃已子存弟之子見其義焉及則當相携至此見不仁宜矣無兒至江東仕爲尚書右僕射攸弃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姊妹子曰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

是亦韻語

嵇康山濤王戎數見

裴頠談藪六十二葉

成都王穎鎮鄴討趙王倫恃功驕奢舉兵反進入京師既而還鄴東海王越奉帝征穎乘輿敗績

義而哀之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不仁無後之道也

晉嵇紹字延祖父康與山濤善臨誅康爲鍾所讒會謂紹曰巨源在巨源山濤字汝不孤矣後濤薦爲秘書丞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也稠多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鷄群昂昂高舉貌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累遷侍中及惠帝蒙塵天子出奔曰蒙塵馳詣行在所王師敗績百官及侍衛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此言不忘問蝦蟆鳴元帝表贈大尉謚曰忠穆祠大牢

綠珠墜樓　文君當壚

晉書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拜衛尉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綾羅綺麗珠翠滿頭羅穀綾蓋也羅穀輕紗也曰在所擇使者曰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勃然變色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詐託矯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致死於君前晉書作官君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詣東市東市殺罪人所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遂被害

前漢卓文君蜀郡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新寡好音寡孀也司馬相如與客至其家酒酣鼓琴而以琴心挑之師古云挑寄心於琴聲以挑之也相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師古云都閑美之稱也文君竊

趙王倫孫秀事詳于下卷二十七葉趙倫瘤怪注

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師古云悅其音而好之恐不得當也當謂對偶之也
夜亡奔相如師古云亡逃也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師古云但有四壁更無資產王孫大怒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長卿相如字第俱如臨邛師古云邛山名貌或作砬字也砬音力丁反師古云邛山名貌或作砬字也砬音力丁反第俱如臨邛

本傳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哉　鄭生長揖四十五葉

漢武故事班固撰

本傳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

持田器者雖在盜中爲良民不問

二千石郡守之秩

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云云引遂引王生也非引見之引以王生爲水衡丞

飭厲以馴習儀容而後遣京師至郡守刺史非當時事約後來言之耳昭帝紀連更賦註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更卒

從至京師會遂引入宮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以對上說笑而稱之對曰臣非知之乃議曹教戒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引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以對上說笑而稱之對曰臣非知之乃議曹教戒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引王生也非引見之引以王生爲水衡丞

前漢文翁廬江舒人也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讀曰僻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親自飭厲師古云飭與敕同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爲右職師古云郡中高職也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云學官學之官舍也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師古云下縣八四郊之縣非郡所治也爲除更縣師古云不役也令從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悌力田每行縣益從學官入孝悌力田科者與凡民異級

上卷晏嬰脫粟徐注引晏子春秋曰晏嬰字平仲簽不從之引索隱僻說不知何謂

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師古云俱與也飭整也使傳教令出入閨閤師古云閨小門內中小門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師古云下縣八四郊之縣非郡所治也爲除更縣師古云不役也令從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悌力田每行縣益從學官入閨閤師古云閨小門內中小門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師古云下縣八四郊之縣非郡所治也爲除更縣師古云不役也令從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悌力田每行縣益從學官

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晏御揚揚五鹿嶽嶽

史記晏平仲嬰索隱云平謚仲字嬰名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擁挾抱也蓋車蓋也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揚揚自得貌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問之御以實

詳說本大夫下有十字其妻爲命婦五字

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前漢五鹿充宗字君孟五鹿複姓名充宗時爲少府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云言藉尊貴之權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云齋衣下之裳抗首而請師古云抗舉也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師古云拄刺也距也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師古云嶽嶽角長貌遂爲博士

蕭結綬 王貢彈冠

前漢蕭朱字次君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爲光祿大夫執金吾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綬印綬也言其相薦達也

蕭在位則使朱結印綬朱在位則使蕭結印綬故謂相薦舉

司馬稱好上卷五十三葉 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有南州冠冕之語

與亮並爲軍師中即將

前漢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少好學明經宣帝時爲諫大夫與同郡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云彈冠者且入仕也言其取舍同也師古云取進也舍止息也禹字少翁以明經潔行著聞仕至御史大夫

龐統展驥 仇覽棲鸞

蜀志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議者言無知者司馬徽有知人鑒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百里謂縣令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驥千里馬也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並爲軍師中即將

農事畢　本傳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庭生叶

鸞鳳仁鳥也以爲鷹鸇之猛威而畏民不若施鸞鳳之仁愛而化之

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爲蒲亭長勸人生業農畢乃令子弟就學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剽輕勇悍輕疾也賑卹窮寡耆年大化初到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鴟梟哺所生後漢書注鴟鴞鴟也不孝鳥也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下無禮於君者上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注故稱百里也令也以奉資勉入大學以一月俸爲資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諸葛顧廬

韓信升壇

亮再出

嗣子後主劉禪

先主崩後上疏於後主

當世之事謂平新野時上疏文止此

對渭南事詳下卷集三十葉亮遺巾幗注

蜀志諸葛亮相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文帝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亮嘗上疏其畧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常以木牛流馬運糧常與嘗通本牛流馬皆載多行人不勞其制法見于亮集及通鑑注綱目大集傳文詳于集覽餘日卒于軍年五十四謚忠武侯亮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連弩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陣圖詳于集覽咸得其要云

蕭何定律上卷二十二葉

箋至此始註郡縣何意　魏嘉平四年詔司馬昭爲監軍攻吳爲諸葛恪所敗東關之役是

前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李奇云無善行可推舉選擇也）後屬項羽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歸漢漢王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上不用即亡何追之居一二日來謁上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何來謁上罵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爲大將諸軍皆驚後封楚王都下邳謀反赦爲淮陰侯卒爲呂后所斬

王裒柏慘　閔損衣單

晉書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城陽郡營陵縣）少立操尚（有所守而不苟）博學多能其父儀爲文帝司馬見殺裒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小雅蓼莪篇）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討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舊本裒作褒非

舊注云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至孝不怠母疾惡之所生子以綿絮衣之（新曰綿故曰絮）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靷（靷與紖通索也引以制馬也）父察知之欲遣後母（遣逐去也）損泣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也（單衣單也）父責之損不自理（不解說也）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待三子平均遂成慈母

蒙恬製筆　蔡倫造紙

按韓詩外傳載之

寒單叶

也昭問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斬之昭即晉文帝都洛陽當城陽郡直西

舊注所引乃初學記所引也不可謂今本無之製字避造紙之造耳

初學記唐徐堅等撰

林政 箋註蒙求校本 卷之中 三十四

初學記云博物志蒙恬造筆又尚書中侯緯書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曲禮所載皆七十子傳授之語也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各國異名而秦獨得其名名筆恬更爲之損益耳損益其制故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筆也舊注引博物志云蒙恬爲秦始今本無之

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自此始令後漢百官志云掌上手器物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後漢宦者蔡倫字敬仲宦者給事宮掖和帝時轉中常侍加尚方令始皇製筆自此始令後漢百官志云掌上手器物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後漢宦者蔡倫字敬仲宦者給事宮掖和帝時轉中常侍加尚方令

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縑價貴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造始也無意始作故曰造意用樹膚麻頭麻本不可績者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倫封侯故云

說苑漢劉向著儀禮注者謂充之以祭也田方簡傲下卷八葉

孔伋縕袍 祭遵布被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表一本作裏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二旬九食十日爲旬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弃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

後漢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少好經書家富給而恭儉從光武平河北拜征虜將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袴脛衣也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尤甚車駕素服臨之喪禮成親祠以大牢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存問也其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乎其見思如

富給者好驕奢多不恭儉更始元年令劉秀北渡河鎮慰州郡

王粲字仲宣仲宣獨步六十二葉又下卷二十四葉

此

周公握髮　蔡邕倒屣

史記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食在口曰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後漢書注圉縣故城在陳留縣東南）以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閑居翫古不交當世後爲中郎將獻帝西遷（遷都於長安）王粲徒長安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屣履也倒履言遽也）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粲

州長謂之牧蓋守養之義

石崇前後數見

一說當作甲煎汁沈香粉

此當載紀贍故出妓妾事今不可考

曾祖襲祖暢皆爲三公（所以稱王公之孫也）

王敦傾室　紀贍出妓

晉書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明帝初移鎮姑熟自領揚州牧謀逆病死割棺戮尸初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汁（甲煎香名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蓋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作辭婢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荒迷亂也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不留一人題云傾室即是也）時人嘆異

舊注引世說云王導與周顗及諸朝士詣尚書紀贍家觀（世說注顗）

於衆中欲通共妻頗無作色

有司奏顗耽荒詔原之今本無載

暴勝持斧　張綱埋輪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謂察視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有所斬後漢張綱字文紀健爲武陽人少明經學辟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憤然歎曰豺狼當路安問狐貍當路謂居要地也豺狼喻姦臣秉政也遂奏大將軍梁冀等無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命甕也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郭遵馮羨八使分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時俱拜上天下號八俊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貍當路言姦臣秉政也遂奏大將軍梁冀等無

原免也

課謂設科條責其功

委政宦官縱其所爲

梁冀跋扈上卷五葉

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諸梁姻族滿朝

帝雖知言直不忍用終廣陵太守

靈運曲笠　林宗折巾

世說新語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孔淳之字彥深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盖之貌遺忘也曲盖之貌好戴曲笠有意於曲盖者也是不能遺忘而迹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將不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則是處陰處靜也是無上之域至此當無好惡矣但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所以有好惡也所以戴曲盖也吾將修身守貞者也

南史謝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孫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嗣祖父封故曰襲世稱謝康樂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素所愛好肆意遊邀族勞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

泰氏曰車蓋曲柄本尊貴所用也靈運所載必爲異形其意謂欲所好之不僻者是不能忘曲直之形於懷者也諺所謂爲不畏鬼者即畏鬼者也

謝玄見上卷六葉

康樂縣名祖玄父奐之封

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族父之子相

謂爲族昆弟　登池上樓詩云初景華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後爲侍中免官尋山陟嶺必造幽峻登躡常著木屐躡履也、上屐也、下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起爲臨川內史有逸志徙廣州棄市靈運詩書皆兼獨絕絕超越也、善詩書皆超越於衆、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帝稱爲二寶詩文與書、

後漢郭泰字林宗辟舉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郭泰再出獎順其美順訓通用

衰大也巾以葛爲之居士野人所服范滂及黨事起見下卷五十二葉雖好隱遁不與親戚隔離雖守貞固不與流俗乖異

魁偉衰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巾墊與衰通頃也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范滂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親戚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不知其他林宗雖善人倫人倫解見于許劭月旦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及黨事起名

邕植並見前

憨德仲虬之誥字

士多被害惟林宗表閎得免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及卒四方之士千餘人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爲其文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上官氏名靳尚讒之曰王令平造憲令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也王怒

屈原澤畔　漁父江濱

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正義云屈景昭皆楚之同族爲懷王左徒博聞強志志與誌通記也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嫺習也辭令辭命也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害忌也因讒之王怒而疏平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行王死於秦秦留之竟死于秦長子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令尹楚之上卿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原於王指人過失曰短王怒而遷之遷于江南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

揚波足語耳無深義彼揚則我亦揚彼不揚則我亦不揚（揚醋以氷醬糟之名薄酒也波連眉切與移醜爲叶楚辭註汶汶玷辱也）

賈誼忌鵩上卷十五葉

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云、三閭之職、掌三王族三姓、姤謂屈景昭、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見棄草野）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與浮沈也）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啜其醨（餔糟啜醨、且隨俗也、亦喻食其祿也）何故懷瑾握瑜（瑾瑜皆美玉也）而自令見放爲（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察察、清潔、受物之汶汶者乎（汶汶、猶昏暗也）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皓皓、潔白）而蒙世之塵埃乎（皓）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汨羅、江名）以死後百餘年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之（之）

魏勃掃門　潘岳望塵

曹參趣裝上卷三十一葉

岳湛連璧上卷十六葉

惠帝納才人謝玫生愍懷太子（愍）又納賈充女南風爲后賈后以妬忌欲廢太子（岳諸事賈氏故爲構之文六十六葉南風鄭李注併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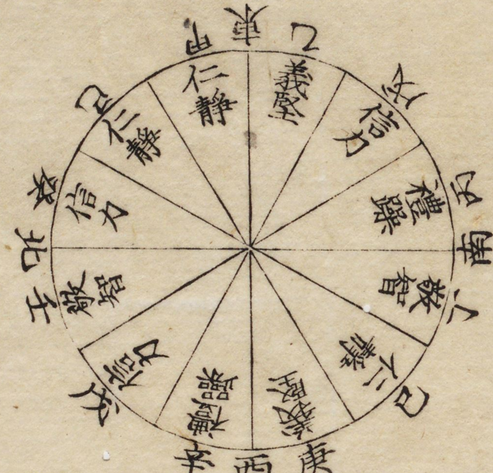
魏明帝子齊王芳即位改元正始九年改嘉平歷十七年魏亡晉武帝即位改泰始又歷十六年吳亡改太康歷史網鑑以太康爲限斷（孫秀趙王倫見前）

前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舍人怪之因（特）令閽者（閽者、守門者、）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之）爲掃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

晉潘岳爲黃門侍郎（性）輕躁趨（世）利（與）衛尉石崇等（諂）事賈謐（二）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謐）與之親善（號二十四友）岳爲其首（潘岳、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繆徵、杜斌、摯虞、諸葛詮、王粹、杜育、鄒捷、左思、崔基、劉瓌、和郁、周恢、索秀、陳眕、郭彰、許猛、劉輿、劉琨、二十四友、）謐構（愍）懷太子之文（傳會之辭曰構）及晉書限斷（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議、請從泰始爲斷、皆岳之辭也初岳爲（琅邪）內史（孫秀爲（依違未決、賈謐上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上于時）小史給（使）岳（給事于岳、而）狡黠自喜（與何晏性自喜同）岳惡其爲（人數）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遂誣）岳及趙（王倫輔政秀常銜（怨）及趙）

觀性以歷觀情以律互文猶云觀性情以律歷也歷者謂甲子乙丑日之類及一日中十二時律者謂十二方位參之以觀主客之性情

參五行見性圖



參六合知情圖

晉灼曰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

轉壽編香下卷九葉郭槐自屈上卷四十一葉

列傳四十五

想當每年立卦非以乾初九定爲元日預言其日風雨寒温以爲占驗各卦主時謂震主春離主夏兌主秋坎主冬五鹿充宗孟喜改師法爲京氏學淮陽憲王元帝親弟其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令憲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石顯伺其知之故曰詿誤諸侯王

石崇謀爲亂同被誅誣證韓壽子賈充婦郭槐養爲子時賈后淫虐謐干預國事權侔人主

京房推律

翼奉觀性

前漢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爲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以六十卦爲三百六十日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孝元時以孝廉爲郎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出爲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乃上封事言災異既而顯告房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註誤諸侯王遂弃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

之按觀性之說本傳不詳其觀情之說曰辰爲客時爲主人（假令辰日未日一日一夜爲辰爲未是屬客也戌時丑時客來戌方丑方公正辰方未方姦邪時屬主人則主人正而客邪偏戌日丑日昏時未時客來反見於明主侍者爲主人（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爲主人故侍者爲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下略）孟康曰水觸物而潤多所好多好則無厭故爲貪狼木怒生以陰氣害土故爲陰賊火性猛惡其氣嚴整故爲廉貞金喜以利及加於萬物利及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爲姦邪火性窮無所私金性窮方剛故曰公正

胡纘宗曰觀性以情觀心以性此心所以統性情也延若以歷與律觀性情者得非漢儒之臆說乎茅坤曰此文不可解按先儒之言如此不費强解可也

本傳云上方辰未主之下方戌丑主之南北之註恐通

渠大也
命名也脫名籍而逃

前漢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明經術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即位徵之奉上封事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若懷邪智益爲害於是有辰時客主邪正之語辰爲客時爲主其略曰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六合四方上下也本傳云北方之情好也好之極行貪狼東方之情惡也惡之極行陰賊南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上方謂北與東下方謂南與西施政者當知此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官至諫大夫

甘寧奢侈　陸凱貴盛

吳志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仕孫權以功拜折衝將軍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障帳以珠玉爲飾常以繒錦維舟去或

本傳部作都
孟德曹操字　張遼止啼上卷五十五葉　族子從兄弟之子

割弃以示奢也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水名臨江飲馬權率衆應之使寧爲前部督勑使夜入魏軍寧選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踰壘入營斬數十級斬首以級數之北軍驚駭權吳志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伯言遜字孫皓時爲丞相世說曰皓問凱卿一宗在朝有幾人答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干木富義　於陵辭聘

淮南子曰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軾伏也其僕曰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

高士傳晉皇甫謐撰

人敢勿軾乎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弗爲使干之已尊不肯爲之也易寡也古列女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二十鎰二十兩也往聘之子終入謂妻曰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言有業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妄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辭母兄將妻適楚居於陵自號於陵仲子

杜預建橋上卷五十葉建橋亦立功之一事　晉武謀滅吳杜預出江陵王濬下巴蜀吳將懼曰北來諸軍飛渡江也預分兵與濬合攻武昌降之直指建業吳主皓面縛出降

王濟既出和嶠見上卷

杜預

元凱傳癖

晉書杜預字元凱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譜序之籍録也）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其書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又愛馬）而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癖嗜好名稱嶠有財癖（一云錢癖）武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終司隸校尉位特進贈征南大將軍初預好爲後世名（好名于後世稱）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

衛恒見十七葉史籀大篆注箋至此又註字無謂　篇猶字　減殺字畫甚平穩無陂僻之態而其肉微瘦徒事筆勢則結構不精自流于陂僻煮熟布帛曰練一說草書比楷書却難故急遽之時必書楷不暇書草

韋誕字仲將魏明帝使登梯題榜既下頭鬢皓然

王莽末光武與兄劉縯起兵諸將立劉玄爲帝號漢兵光武屬之爲司隸校尉劉玄事見

爲陵谷乎。

後漢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草書衛恒曰（晉衛恒字巨山）章帝時（後漢章帝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殺去聲謂殺字肉）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伯英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楷式也）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忽忽急遽也言雖急遽之際所書草書及寸紙書人不遺之）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馮異大樹　千秋小車

後漢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父城縣名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王莽末年）從郡掾守父城（光武爲司隸道經父城）郎開門迎（光武署爲主簿）及王郎起（王昌一名郎詐稱成帝子）光武

林邑

范詁纂對林邑之中

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蔓亭天寒衆飢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入道傍舍燎衣燎炙也異進麥飯菟肩菟與兔通因渡滹沱河還拜偏將軍爲人久異爲議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後封陽夏侯拜征西大將軍賜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蔓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謝曰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爲高寢郎師古云高廟寢之郎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武帝頗知太子冤千秋上急變云所

告非常故急變訟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大感寤召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爲吾輔佐立拜大鴻臚數月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云伐閱積功之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漂母進食

孫鍾設瓜

前漢韓信家貧嘗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師古云苦厭也晨炊蓐食張晏云未起食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師古云以水擊絮曰漂信哀之飯信數十日信

子事見十八葉太子斬江充時矯制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與丞相劉屈氂戰故曰子弄父兵　本傳教臣言下曰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延大感悟　伐閱同閥閱謂家世門地師古說文理暗昧與上文不類字書從師古者非　本傳千秋爲相十二年薨謚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云云此省薨謚誤存初字

正義云淮陰城北

臨淮水 索隱云秦末多失國者言公子王孫尊之也

豈望報乎 蘇林云、王孫、淮陰少年又侮信令辱信曰。師古云、如言公子、公子、尊稱也、

辱之 辱、於衆中也、

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 跨、股也、師古云、跨下兩股之間也、

就此指出跨下亦通

出跨下 韋昭與孰通、一市皆笑以爲怯 師古云、以其恥辱之

及信爲楚王召漂母賜千金 及下鄉亭長錢百 師古云、以其恥辱之

召辱己少年以爲中尉 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

寧不能死死之無名 我死之無名 故忍而就此 師古云、就成也、今日之功、

幽冥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熟有三人來乞瓜鍾引入菴中設瓜及飯飯訖謂鍾曰蒙君厚惠今示子蓮地欲得世世封侯 欲爲數代天子 又曰我司命也 司命星君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下六十來步回看並爲白鶴飛去鍾遂於此葬母冢上有氣屬天 鍾後生堅堅生權權生亮及和休和生皓 新刻本誤也從吳志是正 爲晉所滅降爲歸命侯

壺公謫天 前訓歷家

後漢汝南費長房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爲天所謫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上視器如一升許二人終日飲不盡

舉孝廉除郎中又爲都尉人莫知其

權爲吳太帝亮嗣權廢爲會稽王休立是爲景帝烈和子皓嗣見世系

肆市鬻之舍

衍多也

兩人對舉爲杜

玄春陵戴侯曾孫

劉玄刮席　晉惠聞蠏

後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昆弟）王莽末平林陳牧等聚衆號平林兵聖公徃從之及破莽軍號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無所統一遂共立更始爲天子更始即帝位南面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初入都宛城時漢兵誅王莽傳首詣宛懸於市（宛城市）遂北都洛陽後遷長安初莽敗惟未央宮被焚餘官館無所毀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作顏色變也）後赤眉賊入關見殺晉惠帝初爲太子朝庭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使群下綱紀大壞（綱紀、法度也）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

王莽地皇三年樊崇等聞莽將討己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號赤眉

賈妃即賈后給事張泓具草令太子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

本作揩中唯有二泥兒長六七寸

比當作嘗居大學時與諸生交親既而還鄉諸生爲貴人請子訓再來京師以食時發鄉日中到京吾日中到日中皆到京翌日之日中

有道在鄉里常以信讓與人三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求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兒家素尊子訓即埋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既去掘視所埋但泥而已又諸老人髮白者子訓與對坐共語宿昔（昔、夜也）皆還黑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爭請子訓比居大學（子訓嘗居學校）諸生爲請子訓子訓曰吾某月日當徃到期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乃見書生問誰欲見我卿盡語之（先來我處）明日相參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而所論說隨主人所諮不同遠近驚異子訓去乘青騾出東門陌上徐徐行諸貴人走馬逐不能及行半日而相去常一里許乃止

物人物也

如吏人在官署則爲公事在私家則爲私事

賢路絶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以貨賂得祿位更相薦舉故曰互市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鳥者爲官乎爲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饑死帝曰何不食肉糜無米何不煮肉爲粥食之其蒙蔽皆此類

伊籍一拜　酈生長揖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先主以爲左將軍從事中郎遣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之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權意無道之君本指先主云籍仍以所拜答無道還屬於權　機捷類如此機而作之幾讀如見幾權甚異之

前漢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師古云落魄失業無次無衣食業爲里監門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云賢者豪者皆不敢使役食其謂之狂生沛公略地至高陽召食其入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師古云洗足也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師古云輟止也起衣著衣延上座謝之既下陳留號爲廣野君韓信東擊齊又使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兵憑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云憑據也憑軾者言但乘車而游說不用兵及信兵至廣以爲食其賣己烹之

略謂行而取之

馬安四至　應璩三入

前漢司馬安汲黯婏子少與黯爲太子洗馬職比謁者太子出則前驅導威儀安文深文法深刻巧善宦四至九卿終河南太守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

文章敘錄應璩字休通汝南人博學好屬文魏明帝世舊本作魏文明帝世非也案文章敘錄云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文明帝世云云魏下文字衍歷散騎常侍齊王即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

游俠傳

百一詩下流不可處君子愼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及侵誣前者云云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徃徃見數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

師古曰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

百一詩以諷焉詩名百一義取百慮有一失其略曰前者隨官去隨官罷官也有人適我間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枯魚乾魚也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廬中故曰三入承明廬謁天子處其言雖頗諧合多切世要諧合言諧韻世共傳之

郭解借交 朱家脫急

前漢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靜悍流靜勇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槩師古云陰賊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槩感意氣而立節槩也不快意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臧命作姦臧與藏通命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後坐客殺人解實不知軹有儒生議解解客聞之以殺此生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當大逆無道師古云當謂處謝其罪遂族解

晉灼曰輘輮梡也輘牛小牛詳于上卷三十七葉季布一諾注

說文曰杠鼎橫關對舉

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立秋以金代

前漢朱家魯人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師古云飲沒也謂不稱顯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振救也家亡餘財衣不兼采無美食不重味乘不過軺牛師古云軺重挽也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虞延刻期 盛吉垂泣

後漢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生昇天占者以爲吉及長長八尺二寸要帶十圍要與腰通力能扛鼎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注嬰攖也扞禦鈔盜鈔略也與抄同賴其全者甚衆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

范氏中行氏、謂范吉射與荀寅也、二氏與趙氏相張故趙世家多合言二氏范智、食邑名、中行、官名、三家本皆荀氏

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臘獵也、田獵取獸以祭先祖

繫歸家（繫於獄者、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斷也、死）其妻執燭吉持冊筆相向垂泣

繫、囚、被

徒

載詣獄既至而死、率掾官屬于門外、百姓感悅永平中

為三公

會誓典錄盛吉字君達、拜廷尉、性多仁惠、務在哀矜、每冬月罪囚當斷、

豫讓吞炭　銅魔觸槐

史記豫讓晉人、嘗事范中行氏、智伯盡滅范中行氏、去而事智伯、智伯尊寵之、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怨智伯漆其頭為飲器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或以為盛酒器、非也、董份云、死骨人所諱者、何以盛酒乎、益深怨而辱之為溲器耳、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注、修容也、我必為智伯報讎、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搜之、則豫讓也、襄子義而釋之、

靈公不君見上卷五十一葉靈輒扶輪注

盾、趙宣子名

又漆身為厲、厲讀曰癘、吞炭為啞、啞、瘖病也、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問使問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而反臣智伯、智伯已死、獨何報讎之深、對曰臣事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注、國士、名益一國者、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寡人赦子、亦足矣、子自為計、讓曰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襄子持衣與之、乃拔劒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劒而死、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杜注、失君道也、厚斂以雕牆、厚賦斂于民、雕畫牆壁、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宰夫、主膳羞者、胹、煮也、蹯、掌也、寘諸畚、婦人載過朝、杜注、畚、以草索為之、弃之不欲令朝一臣知之、故使婦人以過朝、載盾為正卿、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杜注、鉏麑晉力士

咸補始平太守事見上卷二十葉

晨往寢門開矣咸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杜注不解衣冠而睡麾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

阮孚蠟屐　祖約好財

晉書阮孚字遥集始平太守咸之子元帝以爲安東參軍以王務嬰心關也轉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常爲有司所按遷散騎常侍當以金貂換酒金貂侍中常侍之冠也加黄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復爲所司彈劾彈劾推窮也帝宥之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有人詣約許者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屏蔽也餘兩小簏以着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其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量與兩同雙復也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終

祖逖譬江下卷四十六葉逖之子當作弟　明帝時王敦犯闕歷陽內史蘇峻入衛有功至成帝時舉兵反進犯闕　石勒見前

廣州刺史約宇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子。蘇峻尅京師矯詔以爲侍中爲石勒所殺

初平起石　左慈擲杯

神仙傳黄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索之不得見後見市有道士善卜乃就占之弟在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是卿弟非邪初起即隨道士尋見兄弟悲喜問羊何在向者所牧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無羊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便乃俱往初平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我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初起便弃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

卷五

觀星察氣

慈意謂操多慾不能學道故怒設毒酒故乞分飲一杯之酒以窘操

操畏毒未即飲慈得神術毒不能毒故乞自飲

使者聞增錦之命作報書托慈以達于操

陶潛歸去下卷三十一葉 太元孝武年號代醉編爲武帝太康年中事相距九十年餘漁人名曰黃道真續紛亂貌

向各分 慈飲其半送與操操未即飲慈乞自飲飲畢以杯擲屋棟杯便懸著棟動搖似烏飛之俯仰之狀舊本脫欲字今補落不落一坐矚目視杯已失慈所在操嘗會賓顧衆曰珍羞俱備所少吳江鱸魚耳慈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須臾引鱸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慈更餌鉤沈之復引出皆三尺餘操贈之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恐近取之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報令增二端語頃即得薑還使報命報增錦命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也

武陵桃源

劉阮天台

陶潛桃花源記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得一

田間之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非街巷

歎人世變更

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不審貌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街巷縱橫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黃髮老人垂髫童子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得其船便據向路處處誌之及郡詣太守說太守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續齊諧記漢明帝永平中郊縣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糧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如覺少健下山得澗水飲之並澡洗酒杯手曰澡洗足曰洗望見蔓菁菜葉從山澗流出復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因過水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顏容絕妙世未有便喚劉阮姓名如有舊喜問郎等來何晚因邀過家廳館服飾精華東西各有床帳帷設七寶瓔珞非世所有左右直悉青衣端正都無男子須臾下胡麻飯山羊脯甚美又設甘酒數十客數十仙女將三五桃至云來慶女壻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向暮仙女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止宿行夫婦之道留十五日求還女曰來此皆是宿福所招得與仙女交接流俗何所樂遂住半年自以爲半年不知經人間三百年矣天氣和適常如三二月百鳥哀鳴悲思求歸甚切女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歌吹

既望山頭有桃復覺見蔓菁菜葉從山澗流出層者餕餘飯粒

金銀琉璃車渠碼碯珠璣瑇瑁真珠

衍字可削

劉阮下脫曰字

自永平十八年至太康八年二百十三年

列傳十八

僧虔儉之叔父超宗靈運孫

幼主世系所載帝昱

送劉阮從此山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隨其言果得還家鄉並無相識鄉里怪異乃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屬栖泊無所却從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大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王儉墜車 褚淵落水

南史齊司徒褚淵字彦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落水閣道八棧道也險絕之處旁鑿山巖施版梁爲道也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抵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彦回出水霑濕狼藉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有地道焉地所不受投臭河伯河伯不受彦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袁粲劉秉褚淵同受宋顧命輔幼主蕭道成有篡宋心袁劉謀誅道成袁粲劉告道成道成以淵爲吏部主選舉故人求官相啓謂訴上道成弒昱及順帝篡位宋臣貳於齊污名節城生叶粲子袁最以身衛粲僧靜直進所之

綽俱爲侍中儉幼篤學丹陽尹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柏與檜同葉松身終當任人家國事仕至中書監寡嗜欲惟以經國爲事少有宰相志賦詩云穉契正虞夏伊呂冀商周舊本儉作常誤也淵年十餘時父有牛墮井營救喧擾淵下簾不視有門生盜其衣淵見謂曰可窓藏之無令人知門生慙而去宋明帝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容袖一餅金出示之曰人無所知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見與必相啓此人懼收金而去後爲尚書令歸心齊高帝帝道成帝立進位中書監世以名節識之

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彦回生彦回生淵告謀道成遣戴僧靜攻袁石頭粲父子死之粲爲司徒與尚書令劉彦節秉字彦節貳於高帝帝死其事是時道成已封齊公進爵齊王朝臣皆附歸獨袁粲不欲事二姓故據齊曰貳於高帝

石崇再出

以翡翠羽爲飾 靡奢麗也 愷琦共王室外戚 飴粘通粮米蘗汁蓋飴之不稠膠者煮牧以此代水 綢目集覽歩障今罣罳是也以小竹交結爲之衣以布或帛可舒可卷

季倫錦障 春申珠履

晉書石崇字季倫父苞位至司徒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爲荆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貲猶量也後拜衛尉財産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紈細密有光也珥金翠珥耳飾也絲竹盡當相尚愷以飴澳釜澳當作燠燠爨韻云燠以蠟代薪愷作紫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大曰柯小曰枝扶疏盛貌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愷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絶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恍然失意貌

史記楚考烈王以黄歇爲相封春申君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奏楚爲瑇瑁簪瑇瑁龜屬甲有白黑斑文刀劒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注請命求見請命云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甄后出拜 劉楨平視

魏志文昭甄皇后魏文帝后漢太保甄邯後袁紹爲中子熙納之熙出爲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冀州袁紹所領文帝納后於鄴魏略曰鄴城破鄴城紹所居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

昭謚出守幽州

傾奪謂誇侈陳子昂詩傾奪相夸侈

樗蒲有數種呼盧呼雉以紅黑黶爲輸贏者是一種書言故事引樗蒲經云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前一子謂之坑落坑塹非貴采不能

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也持

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

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爲迎取

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

中衆人皆咸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

作輸作徒刑也輸送之役作土功之役

晉武傷指

晉書胡貴嬪名芳父奮家世將門爲鎮軍大將軍武帝多

簡良家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

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

下拜爲貴嬪時帝多內寵平吳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掖

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莫知所適常乘羊車以羊駕車恣

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洒地而引

帝車羊好食竹葉尤好鹽以鹽汁洒地然芳蒙幸殆有專房之寵

侍御服飾亞于皇后

帝嘗與之樗蒲爭失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

有慙色芳生武安公主也

石慶數馬　孔光温樹

前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

比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以馴行

孝謹官至二千石師古云馴順也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

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師古云凡總計也總計父子五

人二千石號奮爲萬石君慶武帝時爲太僕御出爲上御車而出上問車中幾

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

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六馬則一馬可跼六馬是一種晉武之博今不可考或曰於局之北胡嬪打帝馬於局之西不使帝打已馬假名將之姓諱其技以對將種之言帝慙其技之不及數馬之對當作慙樹

本傳上文云是時博士選二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大傳

平帝加莽為宰衡註曰周公為大宰伊尹為阿衡故承此號以尊之

猶如此後為丞相

前漢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經學尤明以高第為尚書轉僕射尚書令師古云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凡典樞機十餘年有所言輒削草稾言已繕事書輒削壞其草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師古云奸求也求忠直之名也有所薦舉惟恐人之聞知沐日歸休晉灼云長樂宮中有溫室殿何水也光默不應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哀帝立拜丞相及王莽權盛稱宰衡光固辭位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師古云靈壽木名似竹有枝節長八九尺自然合杖制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為太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

翟湯隱操　許詢勝具

晉書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鄰賴之辟召不至子莊字祖休遭湯之操不交人物惟以弋釣為事弋繳射也謂以繩繫矢而射飛鳥也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何止去其一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舊注引世說云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澤而體便登陟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勝情愛勝地之名有濟勝之具濟勝之具便登陟即是也詢隱永興幽穴每致四方諸侯之遺遺贈也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由隱于箕山許曰筐篚苞苴固當輕

純一質素　世事謂奔走於利欲寇害相繼謂賊民蜂起

我不下鈎則魚不吞鈎亦以自我然魚有貪有不貪不貪者不吞貪不貪不貪在魚心故曰豈我哉以諷世貪利害身者所以為知言且夫以下可如此解　晉孝武簡文帝子　使謂體輕足健擊樹跳叢棘氏曰濟度也跋涉勝地也一云辦成勝情也　許由一瓢上卷五十葉　方曰筐圓

曰籠裏曰笆籍曰笪 以姓同詰 優者字旃

於天下之寶（寶贈、天下之寶謂天下、今本無載。

優旃滑稽 落下歷數

史記。優旃、秦倡侏儒。侏儒、短小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秦有陛楯郎、執楯列陛側。旃哀之。謂曰。汝欲休乎。休、庇也。我即呼汝。汝應曰諾。有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即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長、身材大也。幸雨立。而雨立、我雖短。短、小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得半相代。當欲大苑囿。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旃曰。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陰室。凡漆新髹物、露於外、則液流、必入之蔭室而乾、二世笑而止。

前漢方士唐都分天部。師古云、姓唐、名都、方術之士也、分天部、謂分部二十八宿爲中距度上巳

落下氏轉歷之法。班史之文簡奧。後世起大疑獄。近膳所黒田氏。倒置與長相終二句。加小終大終之文。以成其義。然原文錯脫至於如此。亦可疑焉。今就律歷志中。摘可備參考者列左。

○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上略故爲黄鐘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爲日法。○筭註所引、孟康圍九分乘長之一容一龠、則龠亦圍徑三歩、長九寸、漢量之形、與郭巨將坑下、筭註所引、小終大終之文、此文、謂於算位、妄哉、律外圍內方而長、斗以下至龠、內外皆圍而長、故量曰長若干寸。○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中略幷天地終數爲十九。○天、終於九、地、終於十、黒田氏所引、小終大終者、九道運行之名、與此自別、且長相終之終、爲算法乘字義、不穩、與○統母曰法八十一。○孟康曰、分一爲八十一分、爲三統之本母也。元始黄鐘初九自乘一龠之數得日法。○閏法十九。因爲章歳。○十九歳爲一章。合天地終數爲閏法。○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以閏法乘日法。○統法一千六百一十七。參統法得

元法

余忘固陋因舊史文施註解如左

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九寸自乘則一日之分也為法與長相乘謂長數相乘數十九得律長九寸百七十一九寸乘終數十九得九章百七十一年分而終復謂一日之分復即統也唐氏家言三復而得甲子復法乘三得元法六千六百十七年

夫律陰陽九六陽律黃鐘九寸陰律林鐘六寸爻象所從出也筮法以四揲蓍過揲四九三十六為老陽故陽爻曰九過揲四六二十四為老陰故陰爻曰六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

一元氣候之首起于甲子朔旦冬至黃鐘之律而始終循環不離九數

又按求律積法徑三步自乘再乘長九寸得圜徑壹步長壹步者八百十箇此一箇之積也以十箇為一寸則亦可謂之八十一寸也但長自乘及圜乘長合八一之數偶然爾倘長或徑有一毫增損則不與實積合

中和謂不過激而與流俗和非中庸之中和

郡落下閎與焉師古云姓名閎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歷其法以律起歷先是有顓頊歷於此改作大初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黃鐘律長九寸圜乘長得八十一寸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陽爻曰九陰爻曰六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輕重長短多少皆出於律贊曰歷數則唐都落下閎

子平畢娶

曼容自免

前漢郎冊字曼容琅邪人父漢以清行徵用冊名過于漢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後漢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讀易至損益圭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損益之為卦也在上則損

樂工

消亦平公時人

慎子慎到所著或曰離朱黃帝時人

上益下、在下則損下益上、而後无咎速害、欲富則自益、欲貴則居高、與損益卦下反矣、而以无咎速害論、則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男子既娶、女子既嫁、敕斷家事勿相關、敕家人曰、待我當如死後、遂肆意遊五嶽名山、東嶽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不知所終。

師曠清耳　離婁明目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聲合律、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調、臣竊爲君恥之、至師消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爲後之知音也

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離朱、孟子所謂離婁也、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仲文照鏡　臨江折軸

晉書殷仲文、陳郡人、轉尚書、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琨之徒、嘯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怏怏、情不滿足也、忽遷洛陽太守、意彌不平、後謀反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

前漢臨江閔王榮、景帝子、立爲太子、廢爲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爲宮、壖者、外垣之內、內垣之外、游地也、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祖、解見于表、既上車軸折、車廢、師古云、廢壞也、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簿、書罪狀文簿也、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中尉郅都簿責訊王、訊、問也、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欒巴噀酒　優師舞水

神仙傳、欒巴、蜀郡人、漢帝召爲尚書正朝大會、正月朔、百官朝賀、

琨當作緄前後數見

壖埏同奴過切又而緣切

郅都蒼鷹上卷四葉

後漢順帝

治鬼謂驅使疫鬼

巴獨後到頗有醉色又飲酒望西南噓之（舊本、又飲作不飲誤、後漢書藥巴傳注引神仙傳作又飲今據是正）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巴對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爲臣立廟今旦者老皆入廟致饗是以來遲適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噓酒爲雨以滅火災詔原罪即遣使往驗其言答云正旦失火食時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氣後一日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尋問之其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巴字叔元見後漢書列傳第四十七）

列子曰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王問曰若有何能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謁見王（越日、翌日也）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優也）王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鎮、曲頤也）捧其手則舞

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内御並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瞬動目也、王怒欲誅偃師偃師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

德潤傭書　君平賣卜

吳志闞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傭書、受雇寫文字也）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迫師論講追追隨也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仕孫權爲中書令侍中太子太傅每朝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

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

杜預　裴秀　王濟　衛玠　再出濟亦數見　雄仕京師稱君平德

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裁曰閱數人師古云裁與才同閱歷也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莊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年九十餘終

叔寶王濟　彥輔氷清

晉書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發風神解見于前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玠舅驃騎將軍王濟雋爽有風姿風姿解見于前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宛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婿王潤

玄宇太初太初日月上卷三十四葉

令諸子造廣執謁王衍數見

平陽公主事詳六十四葉衛青舜幕注

師古曰時於軒中侍帝權主衣裳本傳曰帝還坐驩甚賜公主千金主

晉樂廣字彥輔年八歲夏侯玄見之謂其父曰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爲識者歎美如此

衛后髮鬢　飛燕體輕

張衡西京賦曰衛后興於鬢髮鬢髮黑髮也漢武故事上見其美髮悅之寵於體輕衛后前漢孝武帝皇后也字子夫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初爲平陽公主謳者武帝祓覇上祓除也除災求福也孟康曰如今三月上巳祓水上還過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暖或變也子夫侍尚衣尚主也主衣裳軒中得幸師古云軒車即今車之施幰者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生車主抍其背

因奏子夫　奏進也　言長安諸官也按甘泉等諸官也按本傳宮人下脱子字父趙臨與宮人姦生飛燕故不舉後許后之廢有帝欲立飛燕太后嫌其所出微事　本傳皆無子下曰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趙后定陶王竟爲太子明年帝暴崩帝素強無疾晨欲起因失衣不能言　茅坤曰帝暴崩必以多慾也昭儀爲得有毒殺

曰行矣　師古云拊心謂摩循也行矣猶今言好去　強飯勉之　即貴願無相忘後生男據遂立爲皇后而男爲太子　戾太子也　遭巫蠱事起　巫蠱解見下　江充爲姦太子與后共誅充　發兵誅充　太子敗亡　兵敗而亡　后自殺

前漢　飛燕孝成帝趙皇后也本長安宮人　師古云宮人者省中侍使之官婢　初生父母不舉　任其死也　三日不死遂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　以其體輕故名　帝嘗微行出過主作樂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入俱爲倢伃貴傾後宮立爲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絶幸爲昭儀　弟女弟也倢伃女官名　姊弟顓寵十餘年皆無子及帝暴崩民間歸罪昭儀昭儀自殺哀帝立尊后爲皇太后　哀帝爲太子頗得趙后力故也舊本此下有衍文今據傳刪除西京雜記曰飛燕爲皇后女弟在昭陽殿后體輕腰弱善行步

詳說引搜神記曰酒家姓名狄希曰酤曰與玄石非飲於酒家則無忘言之酒家且飲於酒家則無忘言之理　節度謂應其人之酒量有節限分度也若飲與他酒同量則爲千日醉然本是寓言宜不費解說君父與路人齊禽獸草木與人齊渴欲酒也

進退昭儀不能及但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

玄石沈湎　劉伶解醒

博物志曰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　節度謂歸家醉千日而醒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玄石前日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之死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題曰沈湎沈於酒也

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常乘鹿車　鹿車解見下范冉生塵再攜一壺酒使人荷鍬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酒太過非攝生之道也　攝持也宜斷之伶曰

名醒聽叶

太始武帝年號

善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十斗乃解（斛五斗解醒醒酒未醒也言欲飲五斗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仍引酒衝肉頹然復醉頹作隤皆倒貌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攘袂出臂也奮拳揚拳也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言體如雞肋之小弱不堪打也其人笑而止伶未嘗厝意文翰著酒德頌一篇嘗爲建威參軍太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高第得調（調選也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趙勝謝璧　楚莊絕纓

史記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家樓臨民家有璧者（璧跛也槃行貌散槃散行汲（汲璧者而有此病行形可笑而君之美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璧

黥火謂上

君賜酒感其恩醉而懽爲敬

說苑怪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與子

者至門請曰士之不遠千里而來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臣不幸有罷瘵之病（罷瘵腰曲背隆高之病也瘵而君之後宮笑臣願得笑臣者頭勝笑應曰諾終不殺歲餘賓客稍稍引去（璧者而有此病行形可笑者過半勝怪之客曰以君不殺笑璧者以爲愛色而賤士即去耳勝乃斬笑者頭自造璧者門謝焉後乃復來（向者引去客復來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纓上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懽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晉人莊王怪問乃夜絕纓（纓趣促也趣火來上（趣促也視絕纓

予何以出死不疑如此對曰臣當死社者醉失禮王隱忍云云

論晉人史記註引之

者顯報王也王問對曰往者王隱忍不加誅臣不敢不顯報王也

惡來多力　飛廉善走

史記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惡來善毀讒諸侯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飛廉爲紂石北方下文石是也晏子春秋曰惡來手裂虎兕兕野牛也皇甫謐曰作石椁於北方

趙孟疵面　田駢天口

舊注云晉趙孟字長舒爲尚書令史善清談面有疵點疵點類也時人曰諸事不決問疵面七略曰田駢齊人好談論時號曰天口駢言其口如天不可窮也

張憑理窟　裴頠談藪

劉惔傾釀下卷十六葉　舉孝廉將入都自謂得交都下當時之英傑初指在鄉時王濛市帽下卷十葉遣之遣歸也

裴秀字季彥季彥領袖上卷四十四葉

晉書張憑字長宗吳郡人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也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通暢王劉所懷者爲彼答者爲我問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遣使傳教覓之張孝廉舟召與同載劉同車詣朝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勃窣行緩貌言論不急切而終歸理也窟孔穴也理之所聚故曰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晉書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子弘雅有遠識博學譽古少知名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兵縱橫言不當也不可一時之傑也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語豐博廣

除待即漢獻帝時事　董卓之亂爲不足進而任用亦不足退而放逐歸曹操　楊修見前　陳琳書檄下卷六十七葉徐幹應瑒蒙求不載劉楨平視見前楊修華陰人鄭京兆故曰上京詳說云太尉子故曰上京難信

笑而不言時人謂顧爲言談之林藪累遷左僕射爲趙王倫所害

仲宣獨步　子建八斗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寢臥也貌不揚曰寢進退不甚重也歸太祖累拜侍中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漢南荊州也孔璋廣陵人辟難冀州爲袁紹典文章偉長擅名於青土徐偉長北海郡禹貢青州也故曰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劉公幹東平寧陽人寧陽邊濟故曰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應瑒南頓人近許都故曰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稱靈蛇珠又號隋侯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荊山之玉卞和之玉也孔璋陳琳字偉

兄文帝丕未即位時稱東阿王太和六年二月封陳四縣爲陳王思謚又見下卷六十三葉陳思七步注

遷上略文

長徐幹字公幹劉楨字德璉應瑒字也

魏志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奈何倩人時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文帝即位累封陳王舊注引謝靈運云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繼之

廣漢鈞距　弘羊心計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遷京兆尹威名流聞其發奸摘伏如神師古云摘謂動發之也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師古云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爲人強力天性精

有請求者納賂於吏吏受取之爲贓罪　一斛黍重十二銖兩二十四銖

婢有過自絞廣漢聞之爲丞相夫人妬殺不用筭算師古說已從謂巧爲貨殖聚斂之計耳　東郭姓咸陽名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二人爲大農丞弘羊拜大夫

於吏職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　毛氏曰鉤距如鉤之有使人入其中不能出下鉤索隱情也　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己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　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後上書告丞相魏相事失實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數罪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死　願代廣死　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前漢桑弘羊雒陽賈人子武帝時以心計用事　心計不用筭算年十三爲侍中與大農丞東郭咸陽孔僅三人者言利事析秋毫　析分也　拜御史大夫昭帝時謀反伏誅

衛青拜幕　去病辭第

索隱云嫗婦人老少通稱　衛后傳曰子夫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待中子夫爲后長君既死乃以青爲將軍　五十九葉衛后髮鬟注併看　索隱云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

衛嫗長子名更宗長君長女名君孺爲公孫賀妻次少兒後改爲陳掌妻大將軍即衛青本傳曰廻置大司

前漢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　師古云壽姓曹爲平陽侯　季與主家僮衛嫗通　師古云僮者妾之通稱　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　冒謂假稱　給事建章　建章宮中　後拜車騎將軍擊匈奴以功封長平侯

元朔中將三萬騎出高闕　山名　追匈奴右賢王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李廣傳注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克獲帝

前漢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去病以后姊子年十八爲侍

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有氣敢往索隱云果敢任氣

呂祿呂后兄子

周勃織薄下卷六十葉

中從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驃騎將軍後置太司馬位去病秩祿皆與青等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有膽氣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顧念也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上益重愛之

酈寄賣友　紀信詐帝

前漢酈寄字況高陽人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於北軍漢興天下既定陳秦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太尉周勃不得入乃使人劫商令寄紿祿祿信之寄說祿曰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所疑何不解將印以兵屬太尉與大臣盟而之國大臣得女足下高枕而王千里祿信其計與出游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酈寄賣友

以黃繒爲蓋屋

知識度量

易曰夫坤隤然示人簡

前漢紀信爲將軍項羽圍漢王滎陽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師古云間出投間隙出也於是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云纛毛羽幢也雉尾爲之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濟叔不癡　周兄無慧

晉書王湛字處沖少有識度龍顏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祖獨異焉閨門守靜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隤然隤順貌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脫或然之辭濟請言之因剖析玄理微妙

有奇趣皆濟所未聞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嘲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又問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舒字陽元魏文帝器重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仕至汝南內史

山濤識量上卷二十九葉魏舒堂堂下卷五十七葉

成公十八年

周子厲公子時在京師

左氏傳曰晉欒書中行偃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爲悼公晉弒厲公逆周子于京師周子少有才周子有兄而不慧不能弒厲故不可立杜預曰弒大豆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爲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刻傳十八

孝成王名丹惠文王子

虞卿擔簦　蘇章負笈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躡蹻擔簦徐廣云躡草履也簦笠長柄笠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二十兩爲鎰漢以前以鎰名金漢以後以斤名金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十六兩爲斤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

后妃傳一

充瓘數見

荀顗蒙求不載荀勗之律上卷四十七葉

楊皇后父楊駿爲太尉柳賈后威權賈后構以謀反殺之廢楊太后爲庶人

前漢蘇章字游卿北海人云宮不仕於王莽舊注曰章負笈追師笈書箱也不遠千里

南風擲孕　商受斮涉

晉惠帝賈皇后名南風父充位三公初武帝欲爲太子取衛瓘女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瓘亦位三公故稱公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種賢一也多子二也容美三也色白四也身長五也是爲五可賈家反之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元后武帝皇后楊氏荀顗荀勗並稱充女之美乃定婚南風妬忌多權詐太子畏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武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武帝聞之怒將廢之荀勗等救得不廢及立爲皇后遂荒淫放恣專制天下威服內外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天下咸悚及太

下篇

亮宣帝第四子
瑋武帝第五子
三十九葉潘岳望
塵注併見

子廢（惠帝太子遹、母謝氏、賈后廢之）趙王倫等因衆怒謀廢后（百官注心之故衆怒）后懼遂害太子以絶衆望（倫乃率兵入宮廢之矯詔賚金屑酒賜死）

書泰誓曰（商王受斬朝涉之脛（斬斬也、商王冬月見朝涉之、通雅云、尚書皆作商王受、紂益受之譌也）剖賢人之心（比干忠諫、紂怒剖而觀其心）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校本卷中

附官職考略

○光祿勳（秦有郎中令、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勳之言閽也、掌宮殿門戶）○主殿頭（舊說大膳）○大鴻臚（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秦官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漢改爲鴻臚）○玄蕃頭（玄蕃掌諸侯王濬）○撫軍大將軍（同上、魏武帝始置、以司馬懿任之）○駙馬都尉（漢武帝始置、馬、掌御馬、魏晉以後、尚公主者、皆拜此官）○太僕（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掌輿馬、後世因之）○宰相（周公位冢宰、相成王、故有宰相之稱）○攝政關白（舊說中將）○特進（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漢制皇后之父、率爲此官）○昭儀（女官、昭顯其儀、示隆重也、位視丞相、爵比列侯）○女御（更衣）○越騎校尉（主禁兵、既見上卷）○治中（治中從事、居中治事、外記）○征虜將軍（後漢建武中、始祭遵任之）○太子太傅（掌輔導太子）○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秘書丞（漢獻帝置秘書令、有丞二人）○圖書（掌穀貨）○主稅助（左右拾遺之類）○折衝將軍（將官、異名、不詳始于何世）○安東都尉（山林之官曰衡、掌諸苑池、故稱水衡）○軍師中郎將（掌帥師征伐）○中將（舊說中將）○治粟都尉（同農掌穀貨）○主稅助（左右拾遺之類）○折衝將軍（將官、異名、不詳始于何世）○安東